



■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李可 高洪艳



编者按: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能源的需求正日益增多。2010年,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.5亿吨标准煤,比上年增长5.9%,且单位能耗居高不下。石油、天然气等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也在进一步扩大。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下,刚性需求不仅推动能源价格大幅上涨,而且,未来中国能源供应瓶颈将难以避免。

幸运的是,中国能源结构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,在能源技术等一些新兴领域,中国“能源出口”正在起步。未来以低碳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,被很多学者称为“第四次工业革命”,这一次,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面对世界性的能源命题,如果我们能够在新能源领域抓住契机,占领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制高点,那么,中国将会在未来大国角逐中胜出,在世界新格局中获得更多话语权。

中国在能源困境中负重起跑

近期,肇因于埃及的政局动荡在北非和中东国家形成了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,特别是受非洲石油大国利比亚局势的影响,国际油价近日出现了直线式拉升,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在10天内飙升了16%,一度冲破100美元/桶的关口;伦敦市场4月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更是摸高至120美元/桶的高位。人们惊奇地发现,“第四次石油危机”似乎已利剑在弦。

高油价传递的能源紧张局势迅速传导到能源消费大国——中国。适逢中国两会,两个月前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、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委员,面对媒体记者的镜头首度开口。他特别提到,最近的中东变局迅速推高了国际油价,再次敲响了能源安全的警钟,能源安全最重要的是石油安全,中国要对石油替代早作部署。

而在世界性的能源命题中,中国面对的能源困局,岂止是一个石油安全问题。

能源供需形势:总体比较乐观

国家发改委此前发布的数据表明,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、钢铁、铁矿石、氧化铝、铜、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,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。

近日,中国能源研究会公布了2010年中国能源整体消费状况,报告显示,2010年,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.5亿吨标准煤,比上年增长5.9%。虽然单位产值能源消费量下降4%,但是,中国能源消耗强度仍偏高,是美国的3倍、日本的5倍。

“可以对比的数据是:2010年,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总量首次超过日本,但日本201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6.6亿吨标准煤;中国出口总额在2010年再次超过德国,而德国2010年消费4.4亿吨标准煤。”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介绍。

“目前,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国际油价大涨,中国现在每天购买原油要比最近一次油价调整前多花费5000万美元至6000万

美元。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原油占到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60%左右,石油安全形势进一步加剧。”周大地说,2010年,中国进口原油2.39亿吨,同比增长17%,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3个百分点,超过55%,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和消费国。2010年全年,中国原油平均进口价为每桶61美元,相当于每天支付4亿美元进口原油。

中国能源研究会预测,2011年,中国能源需求将继续增长,但鉴于GDP增速预期放缓等因素,能源需求增速回落;供需总体平衡,中部地区可能偏紧,而且在今年,能源需求的进一步增长将推动能源价格普遍上涨。

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副司长王思强则用“总体比较乐观”来预测2011年中国的能源供需形势。他说,2011年,中国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,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,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,地方盲目上项目的冲动将得到有效抑制。综合供应和消费两方面来看,全国能源供应充足,不出现大的意外情况,是能够满足全社会能源需求的。

不过,王思强也承认,中国能源经济面临着一些困难:第一,国际油价不断升高,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障碍,增加了中国进口能源资源的成本。第二,全球性的货币宽松政策将推动国际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,中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,能源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难度增加。第三,近几年的极端异常天气对能源行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,能源的平稳运行和持续稳定供应将面临挑战。

能源结构调整:五年一跨越

“中国的快速崛起与巨大的能源需求形成尖锐矛盾,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考验。”全国人大代表徐金鹏对记者表示,在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,中国的能源变革令人关注。

王思强表示,中国能源战略已经从保供供给为主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变。“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”已被写入“十二五”规划建议。在能源结构调整的背景之下,传统能源必须为新能源让路。

“2011年,在资源环境、节能减排目标约束下,能源需求将稳中有升,但增速趋降,市场供需总体平衡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。”王思强表示。

张国宝对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草案中涉及的能源内容进行解读时指出,未来10年,中国将致力于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,增加清洁能源比重,使中国水电、核电、风电、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目前的仅为8.3%,提高至2015年的11.4%,再到2020年实现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15%。

从8.3%到11.4%,再到15%,五年一跨越。张国宝表示:“11.4%被写入‘十二五’规划纲要草案,是一个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,是5年能源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。”

作为11.4%这个目标数字的参与制定者,张国宝认为这个约束性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,途径是大力发展风电、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,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,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,同时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。

“但要清醒地看到,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十分突出。”张国宝说,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接近70%左右,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多个百分点,而石油、天然气和核电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,应对气候变化、保护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,应努力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。

新能源发展:步入新的10年

中国“快跑”能源变革,虽面临着不小挑战,但有基础、有经验,也有很好的发展理念。“十一五”期间,中国在能源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,为今后的战略发

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。今年1月份,在中美两国首脑会晤中,作为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的一项重要日程,中美双方共签署13项协议。其中,中国民营清洁能源企业新奥集团与美国能源巨头杜克的签约、中国华能集团与美国电力公司的协议签署,涉及的都是“能源技术输出”,这已被视为“是一次新中国力量的展示”。

尽管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迟迟未能面世,但记者了解到,中国的“十二五”规划建议中已经明确了能源产业的发展战略:加强现代能源产业,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,构建安全、稳定、经济、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,加快新能源开发,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。毫无疑问的是,新能源建设力度加大的趋势已经明确。

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能源发展规划,在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,中国新兴能源产业发展将累计拉动5万亿元的投资,每年增加产值1.5万亿元。

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正步入新的10年。中国未来数年必将掀起核能、风能、太阳能和洁净煤等新兴能源产业的投资浪潮。记者了解到,目前,中国已建成10个规模较大的新能源基地,包括中部地区在内的诸多省份提出打造新能源基地,近百座城市提出要把太阳能、风能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发展。

张国宝正是中国的“追风第一人”。2005年,中国风电总装机仅126万千瓦,风机大部分依赖进口,风电价格每千瓦时约1.5元,远高于0.3元至0.4元的水电和火电价格。正是在张国宝的推动下,国家推行了规模发展、引入竞争、促进国产化三大政策,加上《可再生能源法》对补贴基金和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的规定,使得中国风电价格迅速降至当前的每千瓦时0.5元左右,风电行业迎来爆发性增长。到2010年底,中国风电装机总量超过4100万千瓦,连续

5年翻番增长,风电设备制造能力快速提高,同时,风电也从陆上走向海上。

能源产业痼疾:缺技术、超速度

但是,随着风电装机规模扩大,风电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。2010年9月,国务院发出“抑制风电产业产能过剩”的通知,国家能源局的多位官员在不同场合向记者解释,产能过剩的是风电设备,但实际情况是,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“弃风”现象。

风电发展面临的尴尬局面,在新能源产业的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。核心技术不在国内和扩张速度过快是“十一五”后期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两大痼疾。

出口售价不到1100美元的电动自行车,进口的锂电池成本就占了1000美元。表面上看起来是科技主导的新兴产业,骨子里走的还是劳动密集、低价竞争的出口老路——在去年的第108届广交会上,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心诚指出,大部分企业没有掌握锂电池的核心技术、产品设计能力差,很多企业都是盲目冲进这个市场,很快就陷入了低水平重复建设、盲目开打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之中。用曹心诚的话来讲,简直是“抢了市场,输了未来”。

大同证券分析指出,国内光伏产业的风险也在积聚,研发和使用“两头在外”的产业格局没有实质性改善。产业链上游的多晶硅行业虽然近年发展迅速,但是自给率仍在50%左右。在下游光伏应用系统方面,近年国内市场发展虽然有所加快,但由于上网标杆电价迟迟不能出台,因此,国内光伏市场尚未完全启动。

缺乏核心技术、盲目依赖市场——针对这两大弊端,有关企业认为,中国新能源产业当前态势红火,表明现有扶持政策总体正确,但应加以完善,特别是在标准制定、行业秩序整顿等方面加强宏观调控,避免在新能源产业上遭遇“起了大早却赶了晚集”。

张国宝：能源价格？媒体总不放过我！

作为国家能源局第一任局长,张国宝主管中国能源工作11年,被上级领导称为“老能源”。2011年1月10日,66岁的张国宝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、国家能源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,一些媒体开始对他主导的能源价格改革和体制改革功过评说。

卸任后的两个月,当张国宝在全国两会上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里时,被问及能

源价格问题,他仍是一脸的无奈。他告诉记者:“其实坦率地讲,我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,为什么呢?因为没有让我管价格。但是媒体总不放过我。”

2008年,张国宝担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时,所有人都在预期,希望国家能源局能在价格领域有所作为。但事实是,不是张国宝不想要定价权,而是定价职能根本就不在国家能源局。

目前,国家每次调整能源价格都会首先“征求”国家能源局的意见。但据国家能源局内部人士透露,国家能源局刚成立之时的一次调整油价,并没有相关部门来征求国家能源局的意见。性格倔强的张国宝直接“告状”到国务院,当时,相关高层笑言:“这说明我们调价

保密工作做得好,连国家能源局局长都不知道。”至此之后,国家发改委每次调整能源价格,一定会来征求国家能源局的意见。

一个没有定价权的能源局,一个没有定价权的能源局局长,显然无法调控能源市场,更无法预言能源价格。所以,张国宝只能说:“油价问题,我从旁观察,改革方向是要跟国际接轨,就是国际涨中国涨,国际跌中国跌,但是这会有时间差,是一周一定,还是20天一调,国家发改委也在研究调整改进。”

“从旁观察”能源价格的张国宝只是在离任前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:“要深化能源价格改革,理顺煤电油气产品的价格关系。”

两会期间,面对记者的追问,他坦言:“煤电油气等能源价格体系确实有不合理之处,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。但是,价格如何改、何时改,是牵动经济全局乃至老百姓福祉的重大问题,不是哪个专业部门能说了算的。如果我只从专业部门角度讲价格应该涨,那只是一方面的意见,还要听听消费者的意见,要从全局来考虑问题。尤其是今年通胀压力明显,需要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选择适当时机,制定合理政策。”

